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九

七之三

東染院使种公

公名世衡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蔭補將作監主簿歷知涇陽縣通判鳳州坐事流賓州徙汝州監徐州酒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遷內殿崇班知青澗城事慶曆三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知環州五年卒年六十一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拊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

范公撰墓誌

八十三

八

六陸

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自凭欄立塼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塼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廷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

記聞

种世衡知澠池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曰匕筋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

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
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
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
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

聞記

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
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
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
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
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
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

六十三之三

八二

卷

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
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
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
城然虜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
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
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
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
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
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
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

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

墓誌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

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撫養羗屬親入其家得歡心爭爲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彊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聞記

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旣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

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記聞

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羗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皆不煩外計一請自給有兀二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

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羗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

墓誌

初种世衡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膈鐵石也今日爲公

下淚矣

聞記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屬羗多懷貳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

七之三

八五

江陵

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

服

記聞。又名臣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卧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羗無不悅服

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即時而赴羗兵從者數千人屬羗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羗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

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
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
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

意

墓誌

環原之間屬羗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最大
素號橫猾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
可入常爲原州患其北有二川通於夏虜
二川之間有古細甯城慶曆四年叅知政
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

八七三二

八六

之陸

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虜以故
未及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
築旬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
城爲汝禦寇三種旣出其不意又接路已
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
甲子卒屬羗朝夕聚哭其柩者數日青澗
環州吏及屬羗皆畫像事之八子古診詠
諮諤訢記誼記聞

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焰益張常有
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凌號野利王某

號天都王各統精兵于別都

天都失其姓名

元昊倚

以爲腹心凡所以能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种將軍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將軍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爲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將軍嵩感恩旣深將軍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望將軍將軍知可任以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

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汝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嵩貧賤無狀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捶楚乎將軍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此非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節爲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

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竒
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索
之嵩佯目左右既而荅以無有野利不敢
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
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
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
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在
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捶
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
寺廳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小豎立其

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
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
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
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
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
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
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
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
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
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

言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
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
元昊使將軍意決乃見之將軍燕服據案
坐屬官皆朝衣抱文籍鳧鴈侍左右於是
賓贊引使者出拜使者傳野利語將軍慢
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
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
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將軍知謀已行
因欲并間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
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

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
藝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
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
之始悟為將軍所賣遂定講和之策焉西
師既平天子錄諸將功元帥蔽將軍不以
聞將軍不自辨至于終身嘉祐元年其子
古詣匭訴之事下御史府按驗如古狀不
誣詔付史官於是士大夫始知將軍之功
將軍果決縱橫有城府不測人也舉秦之
人皆能道之

呂與叔文集後記聞筆談所
載與此小異疑當以此為正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爲間召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邪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弟審令之舅野利旺榮及剛浪陵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世衡使嵩爲民服齋書詣旺榮且遺之棗及畫龜旺榮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所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先耻自言乃釋嵩囚使旺榮遺

邊將書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鄉者种洛苑書意欲更求通和邪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爲經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職

聞記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

之一日羗酋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爲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爲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爲祭文叙歲除日相見之

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灰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平夏之功世衡計謀屈多當時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錄其功贈觀察使筆談王荆公言於神宗曰人不堪擾只如今歲一教則何由得精臣以爲唯有修种世衡

之法誘令邊人皆知習兵可使抗敵則兵
可省邊備不待勞費而自足要如卅衡有
智略能用間精密則難得若但如卅衡誘
邊人習兵中人皆可以爲之 上曰教人
勇擇才武者入宿衛此亦可以誘邊人習
兵但令邊將爲如此事須寬假之勿拘以
文法彼乃可爲對曰誠當寬假察則當詳
密若但寬假而察不能詳密則小人因緣
廢法亂紀更爲邊害不可不謹也凡今責
邊將則所急者不過數條其餘則一切可

闊略如此則人材易得就最所急者是使
邊人自知習兵先王能以中國禮樂兼夷
狄所長此所以能勝夷狄使邊人知習兵
乃亦所謂兼夷狄之所長也要在舉人之
所利者以加之於習兵之人不待令而自
勸矣且卅衡獨以一守私爲之尚能如此
今又上承朝廷所以利道之者衆則其見
効又當倍於卅衡矣

王荆公
日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八之一

丞相潁國龐莊敏公

公名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中進士第
歷黃州司理叅軍開封府法曹知襄邑
縣擢群牧判官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
官出爲廣東福建轉運使景祐三年爲
侍御史元昊反爲陝西體量安撫使降
知汝州除陝西轉運使進龍圖閣學士
知延州兼經略安撫招討使元昊旣稱
臣召爲樞密副使改叅知政事拜樞密

八之一

八

陳閣

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知鄆州拜
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復爲觀文殿大
學士知青州徙定州召還京師以太子
太保致仕薨年七十六

明道中召入爲殿中侍御史 章獻太后崩
章惠太后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閣門所掌
垂簾儀制以沮其謀 仁宗始專萬機富
於春秋左右欲以竒巧自媚後苑珠玉之
工頗盛於前日公上言今螽螟爲災民憂
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跋 陛下安得不

以儉約爲師奢靡爲戒重惜國用以徇民之急上深納其言中丞孔公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指陰爲之用獨龐君天子御史耳

司馬公撰墓誌

爲開封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官者稱教旨免工人市繇公上言祖宗已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扶官者切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傳宮中之命皆毋得施行龍圖閣學士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士大夫多慕效之又爲姦利事

八之一

八二

陳周

公屢奏其狀不報會使廣南將行復奏言之且曰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有詔置獄以覈其實獄成諷坐貶仍下詔戒天下風俗

墓誌

慶曆元年延安缺帥以公爲之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不拜延安自五龍川之敗戎落民屋焚掠幾盡距郭無幾悉爲寇境人心危懼公至補綻茹漏聚用增備撫民以仁馭軍以嚴戍兵近十萬未有壁壘多寄止民家無秋毫敢犯民者諸將欲出兵公必召

問方畧取其所長而誨其所短告以賞罰已而必行由是諸將莫敢不盡力出輒有功是時元昊數犯邊覆軍殺將而獨不近鄜延間或小入輒以敗去故地爲虜所據者公悉逐之築十一城於險要其腹中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延安遂爲樂土會朝廷益厭兵欲赦元昊之罪以詔書命公招懷之公曰虜驟勝方驕若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先是元昊用事之臣野利旺榮遣其牙校李文貴來公留之於邊至

是召之自從公所喻以逆順禍福遣還文貴尋以旺榮等四人書來用敵國禮公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朝廷急於息民命公復書勿拒稱旺榮等爲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公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爲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與臣書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朝廷

善之旺榮等又請用小國事大國之禮公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而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乃敢導致於朝廷耳是時朝廷方修復涇原公恐虜猝犯之敗其功乃留連其使數與之講議雖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絕也如是踰年元昊乃遣其臣賀從昺來自稱男邦面令國兀卒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公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昺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昺得至京

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公上言虜自背誕以來雖屢戰得氣然喪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禮寢順必誠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昺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皆從其策元昊果稱臣冊命爲夏國

主墓誌

莊敏公爲鄜延招討使元昊効順公召李誠

之問其信否誠之曰元昊數欺中國故疑之今則可信也元昊向得歲賜而不用積年而後叛今用兵數歲雖戰屢勝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辦一日之費向來之積費已盡矣故罷兵耳然公毋以爲功歸之朝廷則兵可罷竊計諸公不以此與人也公未以爲然旣而果遣兩人以他事使虜過延問朝廷議罷兵云何皆曰不知及還與虜使王延壽來公召會兩人問延壽來意又曰不知公曰延壽黠虜與君來而君

且不知耶召裨將曰問王延壽何來吾爲將而不與知邪亟書所奏事來不然且遣還兩人大懼乃以情告願還使者公曰軍令不可反君自止之而書其事來兩人具以事聞公自是異李焉

談叢

元昊旣効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皇帝爲父國號吾祖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旣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虜使過延公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

朝廷所賜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論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曰清遠故屬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耳公曰中國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使語塞公曰爾主旣受封歲祿多少此則可議餘不足論虜使畏

服

談叢

公在延州治州城及諸寨皆募禁軍爲之軍行出塞則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

八
八之一

八
八六

良問

畀其直民無飛輓之勞及去民遮道泣曰公用兵數年未嘗以一事煩民雖以一子爲香焚之猶不足報也追送數驛乃去

墓誌

文公爲相龐公爲樞密使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於是大加簡閱揀放爲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衆議紛然以爲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於官久不願爲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閭閻必皆爲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二公曰今公私困竭

上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畜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為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頭曲朧詐為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不樂歸農何為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後數年王德用為樞密使許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復奏選廂軍以補

禁軍增數萬人

東軒筆錄○又記聞云傳永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

捷年五十以上若短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為民議者紛然以為邊事未可知不且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

八之一

八七

陳用

衣糧歸鄉間間必相聚為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為執政龐公為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陝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已不得去永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十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九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陝西之民由是稍蘇

公為相專以公忠便國家為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諭之曰戡還當覘以兩府公曰茲事出於上恩臣不敢與聞卒不與言

墓銘

廣源蠻儂智高反詔以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足專任固

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 上以訪公公以
青必能辦賊請專以委之於是詔嶺南用
兵皆受青節度卒破智高 墓誌○此事詳見
狄武襄公事中
近世臺官進用太速公舉舊制御史秩滿以
大藩處之內侍省都知王守忠侍 上久
求領節度使 上以問公公曰自宋興以
來未有內臣爲節度使者 陛下至孝凡
祭祀文物事有毫髮關於宗廟者未嘗不
兢兢畏敬况 祖宗典法又可隳邪 上
乃止由是內外怨疾頗多 墓誌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 上是時 上
新用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
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 陛
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 上曰誠如
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
皆云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
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
者毀之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敬
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
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

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 陛下之爵
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
議繫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
陛下所宜深察也且 陛下既知二臣之
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
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
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
上曰卿言是也記聞

至和三年以災異詔中外咸言得失公密疏
曰太子天下本今 陛下春秋固方盛然

八之一

八九

陳履

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
之宜為嗣者蚤決之羣情既安則大異可
塞矣臣歷位將相恐先犬馬無以報雖冒
萬死而不悔也王禹玉撰
神道碑

虜盜耕屈野河田朝廷恐益復侵邊遣使更
定其地既而召虜人不至公遂禁邊毋與
和為市虜人怨之日夜聚兵境上公又戒
毋得輒舉師久之虜且去公命通判并州
司馬光詣麟州與知州武戡計事戡乃請
築二堡于屈野之西使虜不敢耕故地光

還公雖許之而堡實未築也已而虜兵輒復聚管勾麟府兵馬郭恩走馬承受公事黃道元乃與戡擅率兵至忽里堆欲出其不意以擊之會伏發恩道元皆戰沒而戡僅以身免未幾虜送道元歸詔御史鞠之乃言與戡等行視堡地因爲虜所掩公坐是罷節度使復爲觀文殿大學士知青州於是司馬光上書曰擅議築堡臣光實陳之今戡等輕出亡師傷國威重罪在臣光公聞亦上奏自咎皆不報

神道碑

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墓誌

公好學出於天性雖耄老家居常讀書賦詩以自娛至忘飢渴寒暑子弟雖愛之甚常莊色以誨之閨門燕居人不見其有惰容其爲治以愛民爲主明練法令以平心處

之常曰凡為大臣尤宜祗畏繩墨豈得自恃貴重亂天子法耶唯治軍差嚴有犯輒以便宜從事或斷斬剗磔或累笞取斃軍中股栗然能察知其勞苦至於廬舍飲食無不盡心為之區處使皆完美故所至士卒望風聳畏而終無怨心遇僚屬謙恭和易有所關白苟可取雖文書已行立為更易無愛吝心

墓誌

樞密使狄武襄公

公名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少隸軍籍
選爲散直寶元初陝西用兵出補延州
指使以功累遷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
招討副使入爲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
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皇
祐中儂智高反以宣徽南院使宣撫荆
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賊平拜樞
密使以使相出判陳州薨年五十

公風骨竒偉善騎射里閭俠少多從之初游
京師遂補拱聖籍中寶元之初元昊叛河
西兵出數無功公自散直爲延州指使延
帥知公敢行故常使當賊鋒凡數歲間大
小二十五戰捕虜萬有餘獲馬牛羊橐駝
鎧仗符印車輜器物以數萬計嘗破賊金
湯城遂略宥州之境燔其積聚數萬廬舍
數千收其帳二千三百五口五千七百又
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堡皆扼
賊要害使不能闕邊 上欲召見公會寇

薄平涼因命圖形以進繇是天下知公名

王禹玉撰神道碑○又東齋記事云狄青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箭累功至招討副使而上未識其面遂令圖形以進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
遇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
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
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筆談

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
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
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

八之二

八二

李羊

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
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
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
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
不可勝計也筆談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
忽壅遏山踊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
擊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
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
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

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
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

筆談

廣源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
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掠
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
之甫至則皆爲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
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 仁宗憂之遂
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
林學士曾公亮問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
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

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
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來以謂所遣者官
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
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
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
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
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
不知爲營衛故士卒皆望風退走而忠臨
陣偕方卧帳中悉爲賊所虜楊畋余靖又
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

與行者廼朱從道鄭紆歐陽乾曜之徒皆
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邀求沔引之自從
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
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
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
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
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
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
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
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

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此言告之苟欲
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
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
與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及行率衆
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
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
荷鋪羸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
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
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青每
止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無

一人得妾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
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兵彀
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
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爲常
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某知英州供備庫
使蘇絨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
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
法斬之唯蘇絨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
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
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

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謀知不爲備是
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旣度
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
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
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
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
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
蕃落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
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
從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籍死

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與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之上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之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曆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南豐雜識

初樞密副使狄青自請擊智高以青為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為相對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自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

不勝不惟嶺南非 陛下之有荆湖江南
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畏
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
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
之必能辦賊幸 陛下勿以為憂也 上
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處置
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
聞智高將至棄其城及芻糧走保邕智高
陷賓州靖引兵出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
州監押亦走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

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聞宣撫使將至
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某將
萬人擊智高為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
申朔智高與某戰於金城驛某敗遁歸死
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
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
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丁未詔交趾毋出
兵青又請西邊蕃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
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某皆來迎謁
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

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爲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其帥如僚寀無所嚴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用其命己酉狄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某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某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或說儂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兵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俟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

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趣其城智高聞之狼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於歸仁鋪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槍立如束蠻軍大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宓等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營其城下夜營中驚呼蠻聞

之以爲官軍且進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爲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爲使相安肯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

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爲國朝未有此比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旣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爲青訟功於中書五月乙巳竟以青爲樞密使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
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
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
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
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
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
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筆談。又東軒筆錄

云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
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
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為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翊日
將度關晨起諸將詣帳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殆至日
高親吏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
顧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

八之二

十

李華

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此事二書不同未知孰是

公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
所俘脅皆慰遣之歛積尸為京觀于城北
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
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作奏者公曰
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

神道碑

又筆談云狄青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
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
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
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
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棊已勝敵
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
利而能戒乃青
之過人處也

狄青爲樞密使是時予爲諫官人有相語童
謠云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揔一般
只在汾河川子畔以爲青汾河人面有刺
字不肯減去又姓狄爲漢人此歌爲是人
作也爲不疑矣欲予言之予應之曰此唐
太宗殺李君羨事 上安忍爲適以啓君

臣疑心耳

范蜀公東齋記事

公器度深遠今相國韓公故資政殿大學士
范文正公之爲西帥也皆隸其節下咸竒
之曰此國器也文正嘗以左氏春秋授公

八之三

八十一

李丰

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
勇不足爲也公於是晚節益喜書史旣明
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其在涇原也起居
舍人尹洙與公同經略招討安撫使事洙
有文武才略博通古今常稱公曰古之名
將無以過也公於交遊在亡不渝師魯後
以貶死公厚卹其孤如至親焉

余襄公撰墓誌

其徙真定道過故鄉謁縣先下車趨至今庭
遂燕故老於燾下里中榮之公事親孝遭
父喪雖社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尤

篤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內外不以治兵
事聞第云奉使江表而已始行至邕會瘴
霧之氣昏鬱中人或謂賊流毒水中飲者
多死忽一夕泉湧于郊汲之甘冽遂濟其

衆

神道
碑

公之南征今觀文孫公沔與公偕行其軍中

之政公實專之至于南夏經久之制多讓

孫公裁處談者嘉其謙挹

墓誌

狄青作真定副帥嘗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
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

黥卒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

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

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是時

已知其有量

韓魏王
別錄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
韓魏公宣撫五路薦之賜處士號易善作
詩魏公為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
魏公欣然再書不憚尹師魯帥平涼延易
府第尊禮之狄武襄代師曾遇之亦厚每
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即叫怒無禮

邊城無之狄公為求於內郡后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時

稱狄公善制易也

聞見錄

狄武襄公為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為遠祖武襄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為兵安敢祖梁公哉

筆談

云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請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或勸去鬚間之邪崇鞠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

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

或云仁宗喻青使去其涅青指其面曰

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留以視軍中不敢奉詔每至韓公家必拜于

八

八之二

十三

李

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

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聞見錄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關廂吏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故也至和嘉祐之間狄武襄為樞密使一夕夜醮而向當人偶失告報中夕驟有火光探卒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到宅則火滅久矣翊日都下盛傳狄相公家有光恠燭天者時劉敞為知制誥聞之語權知開封府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

夜光恠出屋鄰里謂失火而往救則無之
今日之異得無類此乎此語喧於縉紳間
狄不自安遽乞陳州遂薨於鎮而夜醮之
事竟無人為辨之者

東軒筆錄○或云青在樞府四年每出軍士必指以

相誇青家嘗有犬生角又時
慧出紫微垣青去而滅云

火武曩

